

張飛「國士」形象新論

許聖和*

摘要

張飛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漢末武將，終生與情若兄弟的劉備、關羽矢志共同興復漢室。然而歷來對張飛的認識往往僅將其視為一驍勇善戰卻性格魯莽的武夫，而陳壽在《三國志》卷三十六《張飛傳》中只有七百五十五字，但已是僅次於《關羽傳》九百五十五字的篇幅，可惜這篇傳記一直遭到長期的忽視，尤其是當中劉備詔封張飛為西鄉侯之策文，實暗藏許多可重新理解張飛以及漢末歷史的語碼，並且還可補充傳統無論是史學或文學上，對張飛魯莽憨直形象僵化的認知，進而發掘出站在蜀漢集團的立場上，張飛其實曾被視為興復漢室大業中不可或缺的「無雙國士」。

關鍵詞：張飛、國士、劉備、詔、陳壽《三國志》、職官、召虎、張遼、呂蒙、周宣王中興、文化形象流變

* 許聖和現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對於張飛（？—221）的形象，歷來多由兩大角度論之：其一是勇冠三軍的武將，最具代表性者即趙翼（1727-1814）於《廿二史劄記》中所提到的「關、張之勇」：

漢以後稱勇者，必推關、張。其見於二公之本傳者：袁紹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曹操使張遼、關羽救延，羽望見良麾蓋，即策馬刺良於萬人之中，斬其手還，紹將莫能當者。當陽之役，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以二十騎拒後，飛拒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二公之勇，見於傳記者止此，而當其時無有不震其威名者。魏程昱曰：「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劉曄勸曹操乘取漢中之勢進取蜀，曰：「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則不可犯矣。」此魏人之服其勇也。周瑜密疏孫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此吳人服其勇也。¹

上文僅節錄趙翼所羅列屬於《三國志》一書中的史料，分別見於《魏書·程昱傳》、《魏書·劉曄傳》、以及《吳書·周瑜傳》，從中可知關、張二人的勇猛確實是當時天下的共識，但此論點卻有一共同特徵，即皆出自敵國之口：一方面可以看出關羽、張飛確實因其軍事才幹對敵國安危造成相當大的壓力；但另一方面卻也顯示出後世的演義小說系統對關羽、張飛驍悍形象塑造，原型竟都來自於三國時期與蜀漢為敵的陣營，反而使蜀漢立場的關、張評述湮滅不彰。

而對於張飛形象的另一種討論角度即是「莽張飛」，周劍雲（1893-1967）曾提及張飛的角色特徵頗能道出「莽」字三昧：

《古城會》……（關公）馬到古城與張飛城下答話，一則久別思深，渴欲晤敘；一則心直口快，不念舊情。關公之道白，以心平氣和出之；張飛之答語，則如熱灰炒暴粟，不容人稍遏其勢。²

¹ [清]趙翼著，王樹民（1911-2004）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1）冊上，頁137-138。

² 周劍雲：《大鼓聞評》。引自朱一玄（1912-2011）、劉毓忱合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691。

此一描述突出張飛又急又吼的說話方式，即為後世演義系統中張飛形象的主軸，在《三國演義》共二百四十句回目中，也可以看出張飛這種急躁又魯莽的人格特質，如第二回〈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第四十二回〈張翼德大鬧長阪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第七十回〈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第八十一回〈急兄讎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³在總計直接出現「張飛」或「張翼德」的回目共有五回，而除了第六十三回〈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沒有直接形容張飛性格的字眼外，其餘如「怒」、「猛」、「急」、與「大鬧」，均揭示出張飛在演義系統中的形象特徵不僅以驍勇著稱，其更為明顯的特色即是表達情緒的直接性。如第二回中的重要情節「怒鞭督郵」，於歷史上的記載應該是劉備所為：

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係其頸著馬柳，棄官亡命。⁴

陳壽的描述指出劉備因求見督郵未成便將之綁縛杖擊，事後隨即掛印而去，卻沒有說明劉備何以怒氣沖沖並攻擊朝廷命官的原因？而據韋昭（204-273）《辨釋名》所記：「督郵主諸縣罰，以負督郵殷紕之攝。」⁵原文或有缺佚，但由此略可知「督郵」一職應與督察郡縣行政有關，⁶而謝承《後漢書》則有「守相以督郵為耳目」，⁷則督郵應該是配置於郡守下的地方官吏，⁸故從兩位生活於漢末三國時期的史家之口可知，⁹劉備所杖打的督郵乃為其職安喜尉之直屬長官冀州牧所遣巡視郡政的監察官。但對於劉備與督郵衝

³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批評：《三國演義》（孟昭連等校點本，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

⁴ 《三國志》卷32《蜀書·先主傳》。見〔晉〕陳壽(233-297)撰，〔南朝宋〕裴松之(372-451)注，陳乃乾(1896-1971)點校：《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872。

⁵ 《太平御覽》卷253《職官部·督郵》。見〔北宋〕李昉(925-996)等人編撰：《太平御覽》（上海涵芬樓縮印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冊2，頁1192。

⁶ 嚴耕望(1916-1996)曾分析督郵執掌約為三端：一曰督察；二曰督送郵書、奉宣教令；三曰因督察屬縣附帶引申諸職，若奉詔補繫、追案盜賊、錄送囚徒、催租點兵、循核情實之類。參氏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年），頁138-144。

⁷ 〔三國吳〕謝承《後漢書》卷7《蔣崇傳》。見汪文臺輯：《七家後漢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頁218。

⁸ 安作璋、熊鐵基合著：《秦漢官制史稿》（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頁597-603。

⁹ 《三國志》卷50《吳書·吳主謝夫人傳》：「弟（謝）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見《三國志》，頁1196。《三國志》卷65《吳書·韋曜傳》：「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見《三國志》，頁1461-1462。

突的原因，陳壽並沒有做清楚地交代。但成書早於陳壽《三國志》的魚豢《典略》中，¹⁰卻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床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系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¹¹可知劉備因是不滿遭撤職憤而向督郵報復，不過此舉對於在《三國演義》中與以「不忍之心」聞名的劉備形象大為扞格，於是自元代講史評話起，即移花接木由張飛擔綱演出這幕怒鞭督郵的戲碼。¹²

毛宗崗便對張飛這種急躁又暴怒的性格多加評點，如《三國演義》第三十七回〈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中劉備首訪孔明未成時：「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曰：『且待片時。』」¹³即已顯露張飛急躁情狀。而於歸途中劉備延攬崔州平未果，令張飛埋怨與腐儒浪費時間：「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州平曰：『愚性頗樂閒散，無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言訖，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著，卻遇此腐儒，閒談許久！』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¹⁴毛宗崗在此即點評曰：

偏是腐儒最喜閒談，翼德罵之，誠為暢快；但州平非其人耳。¹⁵

實道出張飛不但性急，且為文化素養薄弱之匹夫¹⁶。故毛宗崗以下的點評便相當傳神地透露出張飛在後世血氣之勇的形象：

¹⁰ 張鵬一（1867-1944）：《魏略輯本》，收錄於楊家駱（1912-1991）編：《三國志附編》（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頁1。

¹¹ 《三國志》卷32《蜀書·先主傳注》引〔曹魏〕魚豢《典略》。見《三國志》，頁872。

¹² 《三國志平話》中即出現張飛鞭死督郵的情節：「張飛……於廳前繫馬椿上將使命綁縛（督郵崔廉），張飛鞭督郵邊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屍六段，將頭吊在北門，將腳吊在四隅角上。」見《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卷之上。收錄於陳翔華編校：《元刻講史平話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5集，頁14。

¹³ 《三國演義》，頁291。

¹⁴ 《三國演義》，頁292。

¹⁵ 《三國演義》，頁292。

¹⁶ 對於張飛此形象的研究頗多，早期如劉道思指出是因為唐宋以來參軍戲的流行，使張飛的角色開始進入瓦舍勾欄中，也開始形塑其流傳至今的「燕頰虎鬚」的造型。參氏著：〈略論莽張飛形象的誕生—從章學誠的一則評論說起兼論及《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的時代〉，《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第5期（1985年），頁61-67。沈伯峻則稱張飛「莽」的人格美學的含義：「意味著魯莽、粗心，也意味著無城府、少心計。」參氏著：〈張飛形象：用市民意識改造的英雄〉，《成都大學學報（哲社版）》第2期（2005年），頁31-34。近期較新的研究成果可參考陳瑩：《張飛形象之演變——以《三國志》到《三國演義》的敘事壇

翼德生平有快事數端：前乎此者，鞭督郵矣，罵呂布矣，喝長板矣，奪阿斗矣。然前數事之勇，不若擒嚴顏之智也；擒嚴顏之智，又不若釋嚴顏之尤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則勇有餘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後，則勇有餘而智亦有餘。蓋一入孔明薰陶，而莽氣化焉。勇不可學，而智可學。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則孔明教之云。¹⁷

上文所指事件，乃建安 18 年(213 年)劉備進攻益州劉璋，除與龐統(179-214)率兵直搗成都外，另還派遣張飛、諸葛亮、趙雲等人沿江西溯，逐步克定西蜀局勢：「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¹⁸而《趙雲傳》亦云：「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溯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¹⁹顯見劉備確實曾令孔明等人分部進擊而會兵成都，故張飛此時與劉璋部屬嚴顏相峙於江州時，應也是獨立率領部隊沿長江西進益州：

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²⁰

並沒有出現任何孔明戰術指導張飛的痕跡，然而在《三國演義》中，卻將孔明塑造成此次西征援救劉備的總帥：「關平入，呈上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荊州。一面親自統兵入川。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為頭功。又撥一枝兵，教趙雲為先鋒，泝江而上，會於雒城。」²¹而張飛也在小說中獲得孔明的戰術指令：

變為核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1 年)。陳香璿：《〈三國志演義〉中「五虎將」結構之探討》(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2 年)。

¹⁷ 《三國演義》，頁 496。

¹⁸ 《三國志》卷 35《蜀書·諸葛亮傳》。見《三國志》，頁 916。

¹⁹ 《三國志》卷 36《蜀書·趙雲傳》。見《三國志》，頁 949。

²⁰ 《三國志》卷 36《蜀書·張飛傳》。見《三國志》，頁 943。

²¹ 《三國演義》，頁 499-500。

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誤。」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據住城郭，不豎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即踏平城郭，老幼不留！」²²

此處即毛宗崗認為張飛受到孔明薰陶之處，以往據水斷橋、瞋目隆吼的莽夫，竟然可以冷靜從容地招降敵將，毛宗崗對此感到相當意外：「此處出人意外，不但嚴顏所不料，亦讀者所不料也。」²³小說系統中於此的安排乃完全遵守著孔明以「招降撫諭」之戰略，便順理成章地將「義釋嚴顏」的功勞巧妙地轉移到諸葛亮的先見之明上，但此一結果其實與陳壽《三國志》中的記述頗有差異，雖然有研究指出張飛是劉備所任命的西征指揮官，²⁴不過在《趙雲傳》中卻清楚地記載子龍受孔明軍令指揮的記錄，則全盤掌握軍隊調遣的人應該還是劉備，但至少可以確定孔明並沒有對張飛於江州與嚴顏對峙時提出任何指示，故可知所謂張飛「義釋嚴顏」的招降策略，應該是全出自其個人戰場上的臨機應變。²⁵

藉由以上的分析，後世對於張飛的形象認知，實多出自於與蜀漢為敵的敵國之口，以及後世「或笑張飛胡」²⁶之莽夫扮相，卻完全忽視陳壽《三國志》中張飛本傳的描述，陳壽在《蜀書·關張馬黃趙傳》的「評曰」曾言：

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²⁷

²² 《三國演義》，頁 500。

²³ 《三國演義》，頁 502。

²⁴ 羅肇前：《三國戰史》（長沙：岳麓書社，2007 年），頁 238。

²⁵ 近來於朝貴於《論張飛》中對張飛用計的故事有較多的研究，但仍未脫傳統的民間敘事觀點，唯一的差別是其特別對比張飛與李逵的差異：「二人勇猛善戰，是相同的。但是，李逵上陣，只知掄起板斧砍殺去，不用腦子；張飛則不同，知道用計，善於動腦子，其智慧遠遠高於李逵。」參氏著：《三國演義探論》（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94。

²⁶ 〔唐〕李商隱（813-858）：〈嬌兒詩〉。見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增訂重排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947。

²⁷ 《三國志》卷 36《蜀書·關張馬黃趙傳》。見《三國志》，頁 951。

即很明顯地異於傳統觀念，²⁸業師王文進教授便指出，陳壽著史的觀點不應如趙翼所稱僅具有迴護魏晉之意，若從裴松之《三國志注》所蒐集眾多陳壽生前所見之資料顯示，陳壽實刪棄了許多有利於敵方魏、吳二國的資料，如此反而透露出承祚故國之思之懷抱。²⁹故在此原則下，陳壽對益德提出「國士」評價便並非僅以「武勇」的角度出發，實含有更深一層「興復漢室」之「中興名臣」之意涵，也有異於其在《三國志·魏書》或《三國志·吳書》中以國士所比附之人的涵義，且更可強烈感受到陳壽所持濃厚的蜀漢立場。職此之故，本文擬以「國士」是後世對張飛歷史評價的重大空缺為基點，對張飛形象塑造史作一補白。

二、劉備詔書對人物評價的政治意涵

三國人物在史傳與小說之間所形成的形象差異，除了小說敷衍虛構的形象孳生外，³⁰後世也往往僅根據陳壽的評論進行形象之溯源。然而本文認為對於陳壽的人物品鑑除必須考量魏晉玄學思維的評賞模式外，³¹更重要的是找出陳壽評價人物的依據何在？並追尋這些資料的起源。

劉備在章武元年（221年）正式稱帝後，隨即發布四封重要之詔策，³²分別對諸葛亮、張飛、馬超、與許靖有重要的人事任命，而有關張飛「國士」形象的線索，其實就在劉備的詔書當中。³³事實上劉備的詔策文往往透

²⁸ 嵯夢庵（1912-1977）於1969年出版的著作，是目前所見最早利用《三國志·張飛傳》來析論史傳張飛與演義張飛之異同者。見氏著：《三國人物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146-151。

²⁹ 王師文進：〈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兩種讀法〉，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9月5日。

³⁰ 〔清〕清涼道人述：《聽雨軒筆記》卷三：「小說所以敷衍正史，而平話又以敷衍小說。小說間或有與正史相同，而評話則皆海市蜃樓，憑空架造。如《列國》、《東西漢》、《三國》……。」見《筆記小說大觀正編》（據清乾隆壬子年（1792年）梅堂老人〈跋〉刊本影印，臺北：新興書局，1973年），頁4775。

³¹ 龐天佑：《中國史學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合肥：黃山書社，2003年），頁186-205。

³² 劉咸忻（1897-1932）曰：「錢大昭云：史於《諸葛傳》及張、馬、許靖諸傳，均載策，餘俱不載。按：丞相、司徒、車騎、驃騎固當有策，餘將軍以下本無策，非有載有不載也。」不過盧弼（1876-1967）指出劉備於冊封穆皇后、魯王、梁王，及立太子劉禪均有策文，可見劉咸忻之說不確。見氏著，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點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519。

³³ 《文心雕龍》卷4《詔策第十九》便指出「詔策」類文章除了頒布政令的功能外，其字裡行間亦富蘊深厚涵義：「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變伐，則聲存滂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友春露之滋；明罰教法，則辭有秋霜之烈。」。見〔南朝梁〕劉勰（465-520）著，詹鏗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745-746。

露其對這些重臣的期許以及任命的理由。³⁴如《諸葛亮傳》錄劉備任命孔明為丞相之策：

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是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勛哉。³⁵

文中指出諸葛亮的重要任務即是「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也就是說劉備將丞相一職僅視為自己的幕僚，但後世卻往往過度強調諸葛亮的「丞相」職務，來塑造其憂國憂民的形象。如杜甫（712-770）〈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³⁶劉禹錫（772-842）〈江陵嚴司空見示，與成都武相公唱和，因命同作〉：「南荆西蜀大行臺，幕府旌門相對開。名重三司平水土，威雄八陣役風雷。彩雲朝望青城起，錦浪秋經白帝來。不是郢中清唱發，誰當丞相掞天才。」³⁷齊己（863-937）〈寄峴山道人〉：「鳳門高對鹿門青，往歲經過恨未平。辯鼎上人方話道，臥龍丞相忽追兵。爐峰已負重迴計，華嶽終懸未去情。聞說東周天子聖，會搖金錫卻西行。」³⁸《三國演義》則自第八十回〈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後，凡諸葛亮皆以丞相代之，毛宗崗在《三國演義》第一百零四回〈隕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中的評論：

曹操、司馬懿之為相，與諸葛武侯之為相，其總攬朝政相似也，其獨握兵權相似也，其神機妙算為眾推服，又相似也。而或則篡，而或則忠者，一則有私，一則無私；一則為子孫計，一則不為子孫計故也。操之臨終，必囑曹丕；懿之臨終，必囑師、昭。而武侯不然。其行丞相事，則託之蔣琬、費禕矣；其行大將軍事，則付之姜維矣。而諸葛瞻、諸葛尚，曾不與焉。自桑八百株、田十五頃而外，更無一事以增家慮，則出將入相之孔明，依然一彈琴

³⁴ 〔明〕陳懋仁注任昉（460-508）於《文章緣起》中對「詔策」文的性質說明，可作為魏晉六朝時期對此文體的補充意見：「策文。漢武帝〈封三王策文〉。《釋名》曰：『策書教令于上，所以驅策諸下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見〔南朝梁〕任昉撰，〔明〕陳懋仁注：《文章緣起注》。收錄於陳懷玲校對：《文體序說三種》（與《文章辨體序說》、《文體明辨序說》合訂本，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頁13。

³⁵ 《三國志》卷35《蜀書·諸葛亮傳》。見《三國志》，頁916-917。

³⁶ 〔清〕仇兆鰲（1638-1717）：《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736。

³⁷ 瞿蛻園（1894-1973）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700。

³⁸ 〔清〕彭定求（1645-1719）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冊24，頁9576。

把膝之孔明耳。原其初心，本欲俟功成之後，為泛湖之范蠡，辟穀之張良，而無如事之未終，乃卒于五丈原之役。嗚呼！有人如此，尚得于功名富貴中求之哉！³⁹

將曹操、司馬懿（179-251）兩位以謀篡為志業，與孔明以復漢忠劉為畢生之志的人格比較，可說是對諸葛亮形象之定評。不過若回到東漢歷史可知，「丞相」一職實際並無太大權限。《通典》卷二十二《職官典三》云：

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眾務，則三公復為宰相矣。至於中年以後，事歸臺閣，則尚書官為機衡之任。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又有相國。⁴⁰

顯然在漢獻帝建安 13 年（208 年）以前，東漢的「丞相」權是被分散於「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中的，但也因事權分散而造成政務壅塞，⁴¹故又逐漸將行政權轉移至尚書省：「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⁴²然自曹操擔任丞相後，即一改東漢以來相權旁落的情況，也使丞相一職自此有了如馬端臨（1254-1323）所稱「嘗為擅代之階」的新政治意涵，⁴³因此若過度強調孔明的丞相職稱，就東漢歷史的情境而言，反而會磨損了其無私與忠漢的高尚情操。

故就詔敕文所具備「諸臣差遣，多予敕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詞，而褒賞責讓亦用之」⁴⁴之元素，來觀察劉備給諸葛亮之策命，則可知孔明任

³⁹ 《三國演義》，頁 820-821。

⁴⁰ 〔唐〕杜佑（734-812）撰：《通典》（王文錦等人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537。

⁴¹ 呂思勉（1884-1957）：《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567。

⁴² 《後漢書》卷 49《仲長統傳》引其《昌言·法誠篇》。見〔南朝宋〕范曄（398-445）著，〔唐〕李賢（654-684）等注，宋雲彬（1897-1979）點校：《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657。

⁴³ 《文獻通考》卷 49《職官考三·宰相》：「丞相一官，西漢廢於哀帝之時，東漢本不置丞相，建安特置之以處曹操。魏本不置丞相，正始特置之以處司馬師、昭。及晉則不置，正符堅所謂『朕以龍驤建業』之說也。然東晉以至宋、齊、梁、陳、隋，皆有之。夫中書監既為宰相之任，則升其品秩可也。丞相既不為宰相之任，而嘗為擅代之階。」見〔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449。

⁴⁴ 〔明〕徐師曾（1517-1580）：《文體明辨序說》。收錄於陳懷玲校對：《文體序說三種》（與《文章辨體序說》、《文章緣起注》合訂本，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頁 64。

丞相最主要的工作僅在於提醒劉備施政之闕，絲毫沒有如曹操「擅國制割」之威，⁴⁵不過《諸葛亮傳》指出孔明還有「錄尚書事，假節」之記錄，⁴⁶顯示出劉備此時因為急於東征孫權，故任命孔明為國政代理人。是以諸葛亮雖為丞相卻無實際之相權，而「錄尚書」一職並非常置官，⁴⁷則更顯出其相權僅是劉備出征時的國政代理權，與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丞相之權實有天壤之別。只是劉備沒料到自己會命喪永安宮，直到臨終託孤之語：「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並告誡劉禪：「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⁴⁸孔明才算有了完整的丞相事權，故後世以丞相稱孔明，反而會落入曹操所重新定義的丞相專權的陷阱中。

其次是任命另一位文臣許靖為太傅的策文：

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勛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⁴⁹

許靖本是汝南許氏高族，從兄許劭（150-195）更以月旦評聞世，⁵⁰許劭在漢靈帝（168-189）時期即曾擔任過尚書郎，⁵¹故在劉備入蜀前，許靖即以「收恤親里」、「經紀振瞻」名傳天下，劉備所任命其為「太傅」一職的性質：「傳，傳之德義也」，⁵²可知此職本身肩負的道德模範意義實重於行政治事之功能：「太傅，上公一人。本注曰：掌以善導，無常職。」⁵³而按東漢

⁴⁵ 《風俗通義》卷1《皇霸》：「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見〔東漢〕應劭撰，王利器（1911-1998）校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頁15。

⁴⁶ 《三國志》卷35《蜀書·諸葛亮傳》。見《三國志》，頁917。

⁴⁷ 《通典》卷22《職官四》：「尚書有錄名，蓋自（趙）熹、（牟）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位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為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己之義，薨輒罷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為之，職無不總。」見《通典》，頁591。

⁴⁸ 《三國志》卷35《蜀書·諸葛亮傳》。見《三國志》，頁918。

⁴⁹ 《三國志》卷38《蜀書·許靖傳》。見《三國志》，頁966。

⁵⁰ 《後漢書》卷68《許劭傳》：「（許劭）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見《後漢書》，頁2235。

⁵¹ 《三國志》卷38《蜀書·許靖傳》：「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見《三國志》，頁963。

⁵² 〔西晉〕司馬彪撰，〔南朝梁〕劉昭注：《後漢書志》卷24《百官志一·太傅注》。見《後漢書》，頁3556。

⁵³ 《後漢書志》卷24《百官志一·太傅注》。見《後漢書》，頁3556。

官制，太傅既被稱為「上公」，則其地位也就高於「三公」，因此往往需要由「元功之族」或「為國元老」者出任，如東漢和帝（88-105）任命鄧彪（？-93）為太傅的策命：「故太尉鄧彪，元功之族，三讓彌高，海內歸仁，為群賢首，先帝褒表，欲以崇化。今彪聰明康強，可謂老成黃耆矣。其以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朕庶幾得專心內位。」⁵⁴而藉建寧 5 年（172 年）蔡邕（133-192）為太傅胡廣（91-172）所作墓誌銘可知：

復拜太傅，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七登九命，篤受介祉，亮皇聖于六世，嘉庶績于九有，窮生民之光寵，享黃耆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⁵⁵

胡廣任太傅時雖已是黃耆耆老，卻仍時有「德本」、「行極」、「上通」、「茂功」等行事範型與社會聲望，故蔡〈碑〉即透露出擔任太傅最重要的考量，其實並非治事之材，反而著重的是道德形象，即使胡廣曾遭譏為「飾情恭貌」的依違之徒，⁵⁶然其道德形象既已深植人心，朝廷可藉以作為敷教道德的宣傳工具。

事實上許靖曾因背叛劉璋歸降劉備，令先主對其人格感到懷疑，但法正勸諫劉備正好藉此機會利用許靖流傳當世的道德形象，作為收服天下人心的資源：

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⁵⁷

是以劉備在命許靖為太傅之策中提及其主要的工作內容即是「敬敷五教，在寬」，此語實出自《尚書·堯典》：

⁵⁴ 《後漢書》卷 4《和帝紀》。見《後漢書》，頁 166。

⁵⁵ 〔清〕嚴可均（1762-1843）輯：《全後漢文》（許振生審定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768。

⁵⁶ 《後漢書》卷 44《鄧張胡張徐列傳》「贊曰」。見《後漢書》，頁 1513。

⁵⁷ 《三國志》卷 37《蜀書·法正傳》。見《三國志》，頁 959-960。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⁵⁸

契是殷商始祖，⁵⁹而「五品」與「五教」其實所指皆同，然有意義上的孳生現象，原義可見於《左傳·文公十八年》：「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⁶⁰孔穎達（574-648）《正義》對此「五品」的解釋還較符合《左傳》本義限定於家庭倫理關係，⁶¹而孟子則將此五教的範圍由家庭擴大至政治之尊卑關係，⁶²故明人王樵即稱：「掌教之官曰司徒者，夫家徒役，井牧什伍，頒事任職，戒糾考比，凡治眾之事皆教也。而其所以為教者，不出於五，孟子嘗言之。」⁶³藉此可推知許靖被授命為太傅，

⁵⁸ 〔清〕皮錫瑞（1850-1908）撰，盛冬鈴、陳抗點校：《今文尚書考證》（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76-77。

⁵⁹ 《史記》卷3《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譽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賜姓子氏。」見〔漢〕司馬遷（145B.C.-86B.C.）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顧頡剛（1893-1980）點校：《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91。王國維（1877-1927）〈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認為「契」應該是高祖夔，參氏著：《觀堂集林》（彭林整理本，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60-262。陳夢家（1911-1966）則認為應是卜辭中的王亥，參氏著：《卜辭綜述》（與《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合訂本，臺北：大通書局，1971年），頁339。羅琨則認為在卜辭中還出現了與王亥之父王恒與王亥之弟季，也可視為「契」的候選人。參氏著：〈殷墟卜辭中的高祖與商人傳說的時代〉，收錄於胡厚宣（1911-1995）編：《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1985年增刊本，頁274-301。故至今「契」到底是哪一位殷商先王仍未有定論。不過《國語·魯語上》云：「商人禘嘗而祖契」，則顯然可確定的是殷商遺民對「契」有祖先祭祀的宗教行為。參徐元誥（1877-1956）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60。

⁶⁰ 〔周〕左丘明傳，〔西晉〕杜預（222-285）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李學勤等人整理本，臺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頁666。

⁶¹ 孔穎達曰：「一家之內，父、母、兄、弟、子，尊卑有五品。父不義、母不慈、兄不友、弟不共、子不孝，是五品不遜順也。故使契為司徒，布五教於四方：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共，教子以孝，是之謂五教。此五教可常行，又謂之五典也。諸夏夷狄皆從其教，是為內平外成。所謂『五典克從』，即此內平外成之謂也。」見《春秋左傳正義》，頁666-667。

⁶² 《孟子·滕文公上》則云：「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南宋〕朱熹（1130-1200）撰：《四書章句集注》（曹美秀校對本，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頁360-361。

⁶³ 〔明〕王樵：《尚書日記》卷2《舜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64，頁264。

除了與漢末名士胡廣的依違處世態度有異曲同工之妙外，更重要的是劉備正可利用其名士形象與聲望，⁶⁴作為蜀漢政府敬德慕義以招攬人心的宣傳。

其三則是冊封武將馬超為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鬲鄉侯之策：

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氏、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颶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祚，以對於天下。⁶⁵

建安 19 年（214 年）當劉備包圍成都與劉璋僵持不下時，身在漢中地區的涼州軍閥馬超決定歸附劉備：「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⁶⁶可見馬超的歸附是使劉備取代劉璋佔有益州的關鍵，然而馬超的影響力主要在於他所掌握的涼州兵團，⁶⁷雖然自建安 16 年起曹操使用反間計瓦解了馬超、韓遂等人的涼州軍聯盟，馬超也一路自渭南轉移根據地至漢中，但對其本有的兵力似無太嚴重的損傷，《馬超傳》記載：

超既統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⁶⁸

楊阜是東漢末涼州牧韋康的州從事，故其分析家鄉的戰情觀點更貼近現實，認為馬超在隴右地區的羌胡族群中聲望顯著，雖然暫時以離間之計稍挫馬超與韓遂等聯軍聲勢，但並未完全剷除馬超在此地區的影響力，⁶⁹可知

⁶⁴ 何焯（1661-1722）嘗云：「文休雖曰羈客，然名滿八區，誠畏為袁氏偽命所汙。……文休一生不逾漢末名士風格，求之以知幾，望之以匡世，誠所不暇。」見氏著：《義門讀書記》（崔高維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465。

⁶⁵ 《三國志》卷 36《蜀書·馬超傳》。見《三國志》，頁 946-947。

⁶⁶ 《三國志》卷 36《蜀書·馬超傳》。見《三國志》，頁 946。

⁶⁷ 王北固：〈涼州兵團在三國史上的特殊地位—從馬超助劉備取蜀說起〉，《開封大學學報》第 14 卷第 3 期（2000 年 9 月），頁 17-23。

⁶⁸ 《三國志》卷 36《蜀書·馬超傳》。見《三國志》，頁 945-946。

⁶⁹ 《三國志》卷 25《魏書·楊阜傳》：「（馬）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眾，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見《三國志》，頁 701。

馬超投靠劉備時，不僅擁有自己的部眾，甚至還有部分張魯的援兵，況且在此之前馬超早已威名遠著，⁷⁰再加上劉備的呼應：「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⁷¹內外夾擊下使劉璋只好束手就擒。

也就因馬超本身擁有部曲以及對隴右地區的影響力，使得其在劉備陣營取得相當高的地位，連敵國也要塑造馬超因跋扈引起關羽不滿的故事，⁷²顯示馬超在當時政壇的影響力不容忽視，故劉備始終視其為上將，而在勸進劉備為漢中王的〈上表〉中馬超竟也列名首位，⁷³顯示其地位遠高過諸葛亮以及與劉備情若手足的關羽、張飛，當然劉備也想藉馬超威名來安定北方邊界，並拉攏隴右地區的百姓民心，是故於詔書中屢提及「信著北土」、「氏、羌率服」、「獯鬻慕義」，便很清楚地表示劉備對馬超的任命意圖，不僅藉由驃騎將軍之高爵籠絡其心，⁷⁴更欲藉其對隴右羌胡的影響力來維護蜀漢與曹魏接境的雍涼防線之安全。⁷⁵故後世如郝經（1223-1275）所言馬超「孤劍來歸，即厠關、張之列」，⁷⁶《三國演義》竟還說馬超兵敗涼州，狼狽而逃時身邊僅存「龐德，馬岱六七騎」，⁷⁷甚至連投靠劉備時身邊兵馬也

⁷⁰ 《三國志》卷36《蜀書·馬超傳注》引魚豢《典略》：「（建安）十三年，徵（馬騰）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見《三國志》，頁945。

⁷¹ 《三國志》卷36《蜀書·馬超傳注》引魚豢《典略》。見《三國志》，頁945。

⁷² 《三國志》卷36《蜀書·馬超傳注》引〔西晉〕樂資《山陽公載記》：「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見《三國志》，頁946。

⁷³ 即〈立漢中王上表漢帝〉。見〔清〕嚴可均輯：《全三國文》（馬志偉審定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603。

⁷⁴ 《後漢書志》卷24《百官志一·將軍注》引蔡質《漢儀》：「漢興，置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左、右、前、後，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見《後漢書》，頁3563。

⁷⁵ 〔清〕吳增僅《建安以來雍涼二州分合考》：「建安十八年，詔并十四州為九州，以復《禹貢》之舊。於是省涼州，以諸郡并入雍州，又以司隸所部之宏農、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四郡，並寄治馮翊之上郡益之，……於是三輔至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位，復置涼州。」見氏著：《三國郡縣表附考證》卷九《魏·雍州部》。參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冊3，頁2897-2898。

⁷⁶ 〔元〕郝經：《續後漢書》卷16《馬超傳》「議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385，頁160。

⁷⁷ 《三國演義》第六十四回〈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頁510。

皆為張魯所供，⁷⁸顯然與史實所述有所落差。在小說傳布的推波助瀾下，馬超也屢以勇有餘而謀不足的形象出場，《三國演義》雖將其塑造成背負國仇家恨的忠臣孝子之悲劇人物，但毛宗崗認為馬超的悲劇其實在於其「徒恃虎威，其亦勇有餘而謀未足歟」⁷⁹的性格缺失，不過若藉劉備的詔策內容所示，以及敵國將領之描述，可知具「信、布之勇」的馬超並非僅為蠻勇躁怒之將。

三、「召虎」意象與陳壽評論張飛「國士」內涵之關係

同樣遭到後世誤解為有勇無謀的蜀將還有張飛，如稱其莽撞：「千里獨行關大王，私下三關楊六郎。張飛忒煞強，諸葛軍師賽張良。暗想，這場。張飛莽撞，大鬧臥龍崗，大鬧臥龍崗。」⁸⁰或指其魯莽：「漢鼎三分日，桓侯戰績高。心猶輕馬、趙，氣已奪孫、曹。魯莽生何惜？精靈死亦豪。英風留涿鹿，不剪舊蓬蒿。」⁸¹連民間宗教儀式扶乩時，張飛降靈都自稱是不懂文理的武夫：「張翼德顯應蜀中，人所尊奉，專降童以報禍福。一日降童，一生以句請對曰：『人是人，神是神，人豈能為神也？』持久不答，生曰：『何不對？』童曰：『我本武夫，不諳文理，適到海中求蘇老泉先生代對。值彼奕棋，但云：『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洩我哉？』』一時傳為絕對。」⁸²足見後世對於「莽張飛」的文化定見影響深遠。但也正如本文所指出，此流傳千古的形象，其實都來自與蜀漢為敵的敵國傳聞，反而持蜀漢立場的評價遭到淹埋。不過在陳壽對於五虎將的總評中，稱關羽與張飛皆為「國士」，而關公喜讀《春秋》的形象至少還深印人心，但勇猛無敵的張飛卻少有人談及其文化素養，⁸³此也顯示出與劉備眼中的張飛相比，後世所流傳的益德形象完全被扭曲與窄化為「有／無謀略」的評價。

⁷⁸ 《三國演義》第六十五回〈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卻說閻圃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見《三國演義》，頁512。

⁷⁹ 《三國演義》第五十九回〈許褚裸衣鬥馬超 曹操抹書問韓遂〉。見《三國演義》，頁461。

⁸⁰ 〔元〕周文質（?-1334）：〈時新樂〉。收錄於隋樹森（1906-1989）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515。

⁸¹ 〔清〕陳璋：〈過張桓侯故里〉。參〔清〕吳山鳳纂修，〔清〕周紹達等續纂，宋大章、周存培重修：《涿縣志》第7編《藝文志》卷1。收錄於《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135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頁597。

⁸² 〔清〕褚人獲（1635-?）：《堅瓠集》乙集卷三「張翼德對」。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冊1260，頁526。

⁸³ 錢鍾書（1910-1998）曾對流傳於世的張飛所作之銘文贗品斥之以鼻。但撇開錢氏對藝術品真偽之辨識立場，這些託名張飛偽造之銘文，實也可從中看出張飛形象在後世流傳過程

章武元年劉備稱帝後，隨即進封親如手足的張飛車騎將軍、司隸校尉、西鄉侯：

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⁸⁴

從策文的內容來看，劉備此刻正整軍誓師，準備出兵對孫權進行復仇之戰：「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⁸⁵因此給張飛的策文很顯然是針對此次東征所發，其中節引了《詩經·大雅·江漢》第三、第四章的詩句。《毛序》認為此詩乃西周宣王時的尹吉甫所作，⁸⁶馬瑞辰（1782-1853）則指出「此詩前三章是召穆公伐淮之事，後三章是錫命之事。」⁸⁷《竹書紀年》載周宣王六年時曾命「召穆公帥師伐淮夷」，⁸⁸此召穆公即為召虎。而據《兮甲盤》可知在宣王五年以後尹吉甫曾奉宣王之命赴淮夷之地徵收貢賦，⁸⁹《毛序》指《詩經·大雅·崑高》是「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而作，⁹⁰此事《竹書紀年》則載於宣王7年之下，⁹¹可知至西周宣王七年時天下亂局已被弭平，故才有「天下復平」之語，則《江漢》一詩絕對不會晚於宣王6年。劉備詔文所引《詩》之片段，前者為第三章：

江漢之訥，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於南海。⁹²

中不斷形塑新的文化意義。見氏著：《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冊3，頁1097。

⁸⁴ 《三國志》卷36《蜀書·張飛傳》。見《三國志》，頁943-944。

⁸⁵ 《三國志》卷32《蜀書·先主傳》。見《三國志》，頁890。

⁸⁶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李學勤等人整理本，臺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頁1458。

⁸⁷ 〔清〕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016。

⁸⁸ 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收錄於方詩銘（1919-2000）、王修齡合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57。

⁸⁹ 銘文原件可見郭沫若（1892-1978）：《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收錄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卷8，頁304-306。銘文校釋可參尚秀妍：〈兮甲盤銘匯釋〉，《殷都學刊》第4期（2001年），頁89-94。

⁹⁰ 《毛詩正義》，頁1418。

⁹¹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頁258。

⁹² 《毛詩正義》，頁1461-1463。

鄭玄《箋》「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之義為：「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⁹³可知這本是周宣王對召虎所下達的戰術命令，即對於淮夷諸蠻並非斬草除根、消滅殆盡，而是以兵威招撫其眾、以紀律安定其心。若以此來檢視劉備東征孫權的過程，則可知劉備節引此詩句亦深有戰術用意。陳壽於《陸遜傳》中曾記載：

黃武元年，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⁹⁴

夷陵之戰前劉備刻意將戰線拉長，並沿路處處紮營屯兵分散戰力，歷來的史論家均對此感到不解，如何焯即云：「水陸並進，則及鋒而用，舍船就步，則師老運艱，漸見罅隙，敵得以逸待勞，伺變擊怠也。」⁹⁵甚至有人懷疑劉備是否真心想替關羽報仇！⁹⁶韋昭《吳書》則記載陸遜欲以拖待變的戰術：「（劉）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⁹⁷陸遜雖說得信心滿滿，但其實孫權陣營諸將則憂心忡忡，原因是當時孫權初定荊州，事實上人心還浮動未穩，故荊南武陵之五谿蠻諸部更隨之響應劉備起兵對抗孫權：「先主東征吳，遣（馬）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⁹⁸《資治通鑑》也指出直到魏元帝景元 4 年（即蜀後主景耀 6 年，吳景帝永安 6 年，263 年），蜀漢亡國時，東吳還擔心吳蜀交界處的五谿蠻部落會發生動亂，顯然東吳一直無法有效管理此一區域。⁹⁹而當劉備東征時，也的確取得

⁹³ 《毛詩正義》，頁 1461。

⁹⁴ 《三國志》卷 58《吳書·陸遜傳》。見《三國志》，頁 1346。

⁹⁵ 《義門讀書記》，頁 483。

⁹⁶ 如錢振鏗（1875-1944）便說：「長江上流，建瓴之勢，舫船載卒，不費汗馬之勞。先主有上流之勢而不用，舍船就步，吾不得其說也。意者，恐順流而下，將逆流而反，軍若不利，將不善其歸也。然則先主非致死之軍，直謂死不敢進也。相持至七八月，此豈報仇雪恨之師哉！正孫子所謂糜軍，非忿兵也。」見《三國志集解》，頁 3458。

⁹⁷ 《三國志》卷 58《吳書·陸遜傳注》引韋昭《吳書》。見《三國志》，頁 1347。

⁹⁸ 《三國志》卷 39《蜀書·馬良傳》。見《三國志》，頁 983。

⁹⁹ 《資治通鑑》卷 78《魏紀·元皇帝下·景元四年》：「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魏已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遷陵界，屯于赤沙，誘動諸夷進攻西陽，郡中震懼。」見〔北宋〕司馬光（1019-1086）撰，〔元〕胡三省（1230-1302）注，章鈺（1864-1934）校記：《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

武陵地區五谿蠻部落的支持：「武陵部從事樊佺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孫權）差督督萬人往討之。」¹⁰⁰故深味劉備給張飛的詔書，其使用召虎南征淮夷之典故，便具有期許益德如同召虎般，以懷柔招撫的方式使蠻夷慕義來歸的文化內涵。

由以上的文獻可知，劉備東征孫權除為了替關羽復仇之外，其更想重新佔領荊州！但當時荊州北部的襄樊地帶，曹操與孫權已結成堅實的戰略聯盟，故劉備改由荊州南部的武陵、長沙等地帶進攻，沿途拉攏蠻夷部落之人心，並隨寨駐紮蜀漢軍隊以宣示主權，顯示出劉備力圖保持荊州南部的苦心。而這樣的戰術其實早在冊封張飛時即已立定方略，但後世研究者皆未能細讀劉備詔書內容，反而認為其東征之舉實為失去理智下的決定，作戰過程又導致戰線過長、戰術失當等誤解。¹⁰¹因此若重新審視在這封詔書中劉備對張飛透露之訊息，則此處的「匪疚匪棘，王國來極」實是劉備欲遣張飛以「王師」之名，一方面安撫荊州部眾，另一方面嚴懲孫權陣營，就如孔穎達《正義》所言：

召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其疆界，往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¹⁰²

從劉備之詔書中雖不至於顯示其欲一舉消滅孫權，將國境擴大至南海之濱，但卻可藉以推論出劉備應是預計在戰後任命張飛為新任荊州太守，且計畫逼迫孫權認錯稱臣，重新建立孫劉聯盟的抗曹防線。

而此詔書末劉備所節引之詩句「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實來自《詩經·大雅·江漢》第四章：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¹⁰³

毛萇《注》云：「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¹⁰⁴鄭玄認為此章是周宣王褒賞召虎得勝的獎勵，¹⁰⁵方玉潤（1811-1883）則解釋這次冊封的

世界書局，1970年），頁2475。

¹⁰⁰ 《三國志》卷61《吳書·潘濬傳注》引《江表傳》，頁1398。

¹⁰¹ 《三國志》卷2《魏書·文帝紀》：「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見《三國志》，頁80。

¹⁰² 《毛詩正義》，頁1462。

¹⁰³ 《毛詩正義》，頁1463。

¹⁰⁴ 《毛詩正義》，頁1463。

¹⁰⁵ 鄭《箋》：「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慶福。」見《毛詩正義》，頁1463。

主要用意就在突顯召虎的中興之功：「中興復舊典，旬宣遠猷，皆設為王命之詞。」¹⁰⁶然而「召公是似」一句則透露出，周宣王實視召虎頗有延續其家族始祖「召公奭」輔佐王政之傳統。¹⁰⁷故若以此來審視劉備詔書的內容，則可知冊封張飛乃視其負有中興漢室、股肱佐命之意涵。

召虎者，《史記》卷四《周本紀》謂：「厲王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¹⁰⁸此「召公」據裴駰《史記集解》引韋昭言：「召康公之後穆公虎，為王卿士也。」而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至宣王時，召穆公虎其（指召公奭）後也。」¹⁰⁹在清代所出土兩件《琯生簋》銘文中亦提及召伯虎，今學者斷此器年代為周宣王 5 年與 6 年，¹¹⁰故召虎無疑為宣王重臣。西周宣王在總計執政 46 年，前三十年乃史上所稱羨的宣王中興，¹¹¹而召虎南征淮夷即發生於宣王 6 年，故召虎在史書中便往往被視為中興名臣。如《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

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¹¹²

而揚雄（53B.C.-18）則將西漢名將趙充國比附召虎：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¹¹³

至東漢時期對召虎中興功臣的認識依然未變：

¹⁰⁶〔清〕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563。

¹⁰⁷王先謙（1842-1917）《詩三家義集疏》卷2《召南》曰：「蓋召公自周南境內闢土而南，直抵衛境，與紂都相鄰，諸侯慕義來歸，如嬰孺之投慈母。」見氏著：《詩三家義集疏》（吳格點校本，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頁64。雖然此處所指為第一代召伯——「奭」，但《江漢》詩中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可知對於召虎而言「南征」本就有著懷柔蠻夷的事功傳統，而引用此詩的劉備，應該也可說對張飛具有同樣期待。

¹⁰⁸《史記》，頁143。

¹⁰⁹《史記》，頁1549。

¹¹⁰王輝：〈琯生三器考釋〉，《考古學報》第1期（2008年），頁39-64。

¹¹¹李峰著，徐峰譯，湯惠生校：《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56-161。

¹¹²〔東漢〕班固（32-92）撰，〔唐〕顏師古（581-645）注，傅東華（1893-1971）點校：《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071。

¹¹³〔西漢〕揚雄：〈趙充國頌〉。見〔南朝梁〕蕭統（501-531）編，〔唐〕李善（?-689）注，〔清〕胡克家（1757-1816）考異：《文選》（李培南等人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095-2096。

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挈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眾，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蠱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莽之閒，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¹¹⁴

此為馮衍鼓動尚書僕射鮑永響應劉秀起兵反抗王莽，馮衍一方面對鮑永分析王莽將國家治理成民不聊生使民心思漢的現實，另一方面則以召虎為喻比擬鮑永。可見召虎的歷史形象除了是西周宣王麾下猛將之外，實還具有輔佐周宣王中興大業之股肱名臣之文化涵義。

而在《三國志》中還有一人被比作召虎，即曹魏名將張遼：

文帝即王位，轉（張遼）前將軍。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¹¹⁵

孫權與曹魏於黃初2年（221年）並沒有發生太嚴重之軍事衝突，僅於此前發生曹仁與陳紹的襄陽爭奪戰，¹¹⁶故曹丕親問「破吳意狀」，應是詢問張遼

¹¹⁴ 《後漢書》卷28上《馮衍傳》。見《後漢書》，頁965-966。

¹¹⁵ 《三國志》卷17《魏書·張遼傳》，頁520。

¹¹⁶ 《三國志》卷9《魏書·曹仁傳》：「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見《三國志》，頁276。

前線合肥之情勢，而張遼對戰情的分析則令曹丕贊其為古之召虎。張遼的驍猛善戰無可質疑：

（建安二十年，孫）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遼）、李（典）將軍出戰；樂（進）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¹¹⁷

上述戰役為建安 20 年（215 年）張遼以寡擊眾擊敗孫權的合肥包圍戰，顯示出其僅以八百壯士，便成功執行曹操所下達的拖延戰術，以換取孟德自漢中調兵馳援的時間，此役也使張遼成為孫權陣營最害怕的對手，《太平御覽》曾載引自《魏略》的傳說：

張遼為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眾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遼恐之。¹¹⁸

《魏略》乃曹魏史家魚豢所作，其本身便具有偏美曹魏之意圖，¹¹⁹然而藉此故事反而透露出張遼在魏人自己的認知中亦僅為一員驍勇善戰之將，故曹丕於追封張遼爵位之詔書中曾稱：「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¹²⁰然而最關鍵之處即在於曹丕稱張遼為召虎的言論，是出現在其篡漢後的第 2 年，即黃初 2 年，此年也正好是劉備於成都稱帝的章武元年。曹魏建國意味著完全取代東漢政權，在此原則下，「召虎」之典用在張遼身上便僅剩曹

¹¹⁷ 《三國志》卷 17《魏書·張遼傳》。見《三國志》，頁 519。

¹¹⁸ 《太平御覽》卷 488《人事部·啼》。見《太平御覽》，頁 2235。

¹¹⁹ 王師文進：〈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中國學術年刊》第 33 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2011 年 9 月），頁 1-34。

¹²⁰ 《三國志》卷 17《魏書·張遼傳》。見《三國志》，頁 520。

丕所稱「國之爪牙」之驍勇特質，顯然此處之國僅限於曹魏政權，故便剝除了原本存在於召虎之典中的「中興」之意；而張飛之「召虎」意象，卻因為劉備政權「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¹²¹之延續漢祚大旗下，仍舊並存著國之爪牙之猛將與興復漢室之中興名臣的雙重涵義。

另外，在《三國志》中被陳壽評為國士者，除了關羽與張飛外，還有吳國的呂蒙：

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¹²²

陳壽於此評呂蒙有「國士之量」之義，實乃立基於前兩句「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在《呂蒙傳》中陳壽即載其年少時果於殺戮的凶狠樣態：

蒙年十五六，……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閒為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¹²³

而西征黃祖時亦為前鋒率先斬殺敵將：

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¹²⁴

呂蒙曾對其母言致富貴之術：「不探虎穴，安得虎子？」¹²⁵故其早年果於殺戮之舉實與追求戰功以享大名的心態有關。而陳壽所稱「終於克己」一事，指的即是建安 24 年（219 年）呂蒙詐禽關羽，卻能夠在孫、劉劍拔弩張之際，還維持軍隊紀律以安撫善待關羽即其將士們之家屬：

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憮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

¹²¹ 《三國志》卷 32《蜀書·先主傳》見《三國志》，頁 888-889。

¹²² 《三國志》卷 54《吳書·周瑜魯肅呂蒙傳》「評曰」。見《三國志》，頁 1281。

¹²³ 《三國志》卷 54《吳書·呂蒙傳》見《三國志》，頁 1273。

¹²⁴ 《三國志》卷 54《吳書·呂蒙傳》見《三國志》，頁 1273。

¹²⁵ 《三國志》卷 54《吳書·呂蒙傳》見《三國志》，頁 1273。

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¹²⁶

何焯與盧弼皆認為呂蒙此舉實為譎詭之計，¹²⁷也就是說呂蒙的克己姿態實出於戰略上的扮演，故陳壽對於呂蒙的「國士」之論，顯然僅侷限於軍事謀略的才華上，事實上連孫權自己都這麼認為，《江表傳》曰：

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穉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複，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¹²⁸

西晉鄱陽內史虞溥所編撰的《江表傳》實晚於陳壽所著之《三國志》，故上文之記載是陳壽生前無法見到的資料，¹²⁹但卻同樣出現評價呂蒙為國士的記載，孫權顯然認為呂蒙最大的功績即在以計賺殺關羽，收復荊州，故孫權視為珍寶的國之棟樑的呂蒙，其歷史定位之國士評價，反而是建築在其以「譎謀」致勝的事功基礎，卻恰洩漏其性格上姦狡詭詐之特質，如此審思陳壽稱其「克己」而成就的國士地位，實頗富針砭之義。

¹²⁶ 《三國志》卷 54《吳書·呂蒙傳》見《三國志》，頁 1278-1279。

¹²⁷ 何焯稱呂蒙：「譎普細務，而與禽關並論者，其襲取南郡，亦譎兵也。」見《義門讀書記》，頁 481。盧弼則曰：「蒙前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今已得公安、南郡，仍厚遇羽使，甚矣蒙之譎也。」見《三國志集解》，頁 3304。

¹²⁸ 《三國志》卷 54《吳書·呂蒙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274。

¹²⁹ 王師文進：〈論《江表傳》中的南方立場與東吳意象〉，發表於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奇萊論學——第一屆臺大、成大、東華三校論壇學術研討會：古典與新潮」，2013 年 6 月。

四、結論

故經由本文的研究可知，張飛的形象在三國當代的評價實與後世所流傳的內含差距甚大，而從陳壽對「召虎」意象及「國士」內涵的不同敘述，也能發現陳壽所具有偏美蜀漢的敘史傾向：同樣被比作召虎的魏將張遼，其實僅被視為國之爪牙，故召虎意象在其身上僅具有驍猛善戰之將的意義。而召虎放在張飛身上，不僅是完成劉備東征戰略之關鍵人物，甚至還把張飛視為與自己是復興漢室的兩大支柱，正如同周公勸勉召公之語：「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哉！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於不怠，丕冒海隅出日，往不率俾。」¹³⁰透露出在關羽死後，劉備對於張飛的情感投射有如西周之初周、召同心輔弼王室般強烈。¹³¹

清代的王鳴盛（1722-1797）便認為陳壽在張飛本傳的贊語並不完善：「《關張傳贊》云：『關羽、張飛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此贊稍嫌不稱，即張桓侯之美，亦不宜但以釋嚴顏一節當之。」¹³²但王氏事實上並沒有仔細探究陳壽於《張飛傳》留下的線索，以簡要之筆著稱的陳壽《三國志》，身處異代敵國之時空背景下，要如何表達其故國之思，其實是整個蜀漢遺民的共同課題。¹³³陳壽利用選錄各種政府文件作為敘史的工具，一方面可以披上客觀作史之紗，另一方面則又能於其中暗藏褒貶大義之針，對於張飛的認知，在一片傾向於萬人無敵的武將描述外，陳壽則藉由劉備之詔書苦心孤詣地保留了蜀漢自己所認知的張飛形象，同樣的認知還可參考蜀人楊戲的《季漢輔臣贊》稱關、張二人：

¹³⁰ 《尚書正義》卷 16《周書·君奭》。見〔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李學勤等人整理本，臺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頁 529-530。

¹³¹ 這段話中周公勸勉召公的義涵，可見屈萬里（1907-1979）對《君奭》篇的解題。參氏著：《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頁 203。而有關召公與周公之間的手足關係與互許輔政之心態，可參考顧頡剛（1893-1980）與劉起鈞（1917-2012）的分析。見兩人合著：《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 1599-1602。

¹³² 〔清〕王鳴盛著：《十七史商榷》（黃曙輝點校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頁 301。

¹³³ 王永平在〈入晉之蜀漢人士命運之浮沉〉一文中對此蜀漢遺民的故國之思的心態有所分析。見氏著：《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 140-155。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贊關雲長、張益德。¹³⁴

可知在蜀漢史觀的立場下關羽及張飛不再只是戰無不勝、天下無敵的將軍而已，蜀人更加強調的是張飛屏翰劉備左右助其完成復漢洪業之角色，也就流露出蜀漢遺民陳壽是以恢復漢室之建國方針的立場來評價劉、關、張三兄弟之歷史地位的，故在此原則下，被比擬為召虎的張飛，就非僅為有勇無謀的匹夫，顯然還附有再創大漢盛世的中興之臣的股肱國士之意，而陳壽也藉此隱微地保留其對故國歷史的懷念。

主要參考書目

典籍

- 〔周〕左丘明傳，〔西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李學勤等人整理本，臺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 〔西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李學勤等人整理本，臺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李學勤等人整理本，臺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 〔西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顧頡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傅東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東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
- 〔西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陳乃乾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宋雲彬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南朝梁〕劉勰著，詹鍇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考異：《文選》，李培南等人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¹³⁴ 《三國志》卷45《蜀書·楊戲傳》。見《三國志》，頁1080-1081。

- 〔南朝梁〕任昉撰，〔明〕陳懋仁注：《文章緣起注》。收錄於陳懋仁校對：《文體序說三種》，與《文章辨體序說》、《文體明辨序說》合訂本，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
- 〔唐〕杜佑：《通典》，王文錦等人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北宋〕李昉等人編撰：《太平御覽》，上海涵芬樓縮印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北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章鈺校記：《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70年。
- 〔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曹美秀校對本，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元〕郝經：《續後漢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批評：《三國演義》，孟昭連等人校點本，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
- 〔明〕王樵：《尚書日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收錄於陳懋仁校對：《文體序說三種》（與《文章辨體序說》、《文章緣起注》合訂本，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
- 〔清〕褚人穫：《堅瓠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黃曙輝點校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
- 〔清〕嚴可均輯：《全後漢文》，許振生審定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 〔清〕嚴可均輯：《全三國文》，馬志偉審定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清〕方玉潤撰：《詩經原始》，李先耕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清〕馬瑞辰撰：《毛詩傳箋通釋》，陳金生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崔高維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清〕皮錫瑞撰：《今文尚書考證》，盛冬鈴、陳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吳格點校本，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

專書

《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筆記小說大觀正編》，臺北：新興書局，1973年。

于朝貴：《三國演義探論》，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收錄於方詩銘、王修齡合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觀堂集林》，彭林整理本，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安作璋、熊鐵基合著：《秦漢官制史稿》，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朱一玄、劉毓忱合編：《三國演義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李峰著，徐峰譯，湯惠生校：《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汪文臺輯：《七家後漢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張鵬一：《魏略輯本》，收錄於楊家駱編：《三國志附編》，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收錄於《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

陳翔華編校：《元刻講史平話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

陳夢家：《卜辭綜述》，與《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合訂本，臺北：大通書局，1971年。

隋樹森編：《全元散曲》，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劉學鍇、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增訂重排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禚夢庵：《三國人物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盧弼撰，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點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羅肇前：《三國戰史》，長沙：岳麓書社，2007年。

龐天佑：《中國史學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合肥：黃山書社，2003年。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年。

顧頡剛、劉起鈞合著：《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期刊論文

王北固：〈涼州兵團在三國史上的特殊地位——從馬超助劉備取蜀說起〉，《開封大學學報》第14卷第3期，2000年9月，頁17-23。

王師文進：〈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兩種讀法〉，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9月5日。

——：〈論《江表傳》中的南方立場與東吳意象〉，發表於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奇萊論學——第一屆臺大、成大、東華三校論壇學術研討會：古典與新潮」，2013年6月。

——：〈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中國學術年刊》第33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2011年9月，頁1-34。

王輝：〈瑀生三器考釋〉，《考古學報》第1期，2008年，頁39-64。

沈伯峻：〈張飛形象：用市民意識改造的英雄〉，《成都大學學報（哲社版）》第2期，2005年，頁31-34。

尚秀妍：〈兮甲盤銘匯釋〉，《殷都學刊》第4期，2001年，頁89-94。

劉道恩：〈略論莽張飛形象的誕生——從章學誠的一則評論說起兼論及《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的時代〉，《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第5期，1985年，頁61-67。

羅琨：〈殷墟卜辭中的高祖與商人傳說的時代〉，收錄於胡厚宣編：《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本，1985年，頁274-301。

學位論文

陳瑩嫻：《張飛形象之演變——以《三國志》到《三國演義》的敘事嬗變為核心》，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陳香璉：《《三國志演義》中「五虎將」結構之探討》，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